

Dictator 10.

[01](#) [02](#) [03](#) [04](#) [05](#) [06](#) [07](#) [08](#) [09](#)

武裝直升機的艙門一滑開，雪域冷冽的寒風就灌了進來，Efialtis忍不住縮了縮脖子。身旁的隊友都做好了索降準備，新到的隊長Fergus是個深膚色的男性哨兵，他手扣在艙門邊上，朝對面打了個信號，就聽地面傳來一陣低沉的轟鳴聲，緊接著，他們正下方的雪地裂開了一道筆直的縫隙。

那道縫隙愈發寬闊，逐漸露出底下整齊的圓形堡壘，邊緣的積雪紛紛隨著平台的移動而下落，順著地心引力墜進地堡裡。小隊先前出入的門口，其實不過是地堡的側門罷了，IRID利用晶片裡提供的金鑰，成功駭入地堡管理系統，將真正的地堡大門給開啟。

待整座頂層徹底暴露在了陽光下，Fergus大喝一聲行動，氣宇軒昂大步一跨，身先士卒抓著繩索垂降下去。

Lucile在後頭翻了個白眼，也從另一側隨隊友離機。這次參與行動的人數眾多，只見一台台直升機靠近地表後又飛離，在地堡內放下大批的士兵。

部隊一路暢通無阻地下到二層，走道深處傳來零星交戰的槍火聲，帶著無人機的Kerwin想上前加入戰局，Fergus此時橫身擋在他面前，舉著繩索槍朝一隻撲來的武裝灰狼射出電網，頓時將灰狼制伏在地，四爪被電擊得抽搐不止。

「不要殺人，看見的活物全抓起來！」Fergus朝身旁的士兵下令道，又一路向前衝去。不得不說，這個新任隊長提振士氣的能力很有一套，被護在部隊中心前進的Efialtis感覺自己像個遊行舞者，然而這些「遊行」的民眾，卻是正在簇擁他即將到來的犧牲。

再度進入這座地堡，Efialtis心裡的感受與第一次到來時完全不同。如果任務順利進行的話，根據先前在總部的實境模擬，他將會在不到十五分鐘後，在地堡底層迎來自己的死亡。在戰場上，生命的消逝通常是猝不及防的，腎上腺素會帶給前線士兵反直覺的莫大勇氣。但如果在幾週之前就明確告知了你的死期，甚至在這之間不斷地模擬演練你的死亡，待那一天正式到來的時候，心中的不安便早已沉澱成另一種複雜難以言喻的使命感。這究竟是自身的覺悟，或是被操縱而湧升的念頭，此時此刻都已經不再重要。

順著演練過的路徑，繞過鬥獸場，一路殺進地堡深層，從地下五層開始，便已經離開了居住區，看不見幾個敵人。而確實也如Razon Royce所承諾的那樣，地堡的警報系統從頭到尾都沒有起作用，Fergus一拳放倒一個手拿酒瓶的地堡居民，對方滿臉錯愕，咒罵著Fergus的祖宗十八代，被網上雙手壓制在地。

「病房就在下一樓了，你們兩個，護送Vincen到底層去，」隊長朝Kerwin和Lucile道，一個手刀打昏了地堡居民，「其他人，跟著我去樣本室。」

說著他就站了起來，直直走到Efialtis面前，拉起他的雙手緊緊握住。Efialtis疑惑地看著他，就聽Fergus用誠懇無比的語氣道：

「Vincen，雖然相處的時間不長，不過，我們會永遠記得你此刻偉大的犧牲。」

他後退一步，朝Efialtis行了個軍禮，「很高興能夠認識你，永別。」語畢，朝小隊另外兩人點了一下頭，轉身跑開。

Efialtis看著他漸行漸遠的背影，只覺此景既荒謬又真實，哭笑不得。Lucile哼了一聲，意外地沒說什麼嘲諷或難聽的話，率先走下了通往底層的樓梯。

再往下，便是一片光線昏暗的方形走廊，走道兩側偶有緊閉的狹窄房門，不知此處的房間是做為何種用途被使用的。這個地方相當地冷，空曠死寂，每一次的呼吸都是幾乎令鼻腔發疼的寒氣。

三人無話前行，沉默幾乎如冰塊般沉重地壓著空氣，卻沒有人想要打破這片寂靜，只剩下在走道中迴盪的腳步聲。

在這樣的空間裡，即使是刻意放輕的動作，在哨兵耳裡也會如空襲警報般刺耳鮮明。Lucile突然間停了下來，倏地回過身，一把按下Efialtis的肩膀，瞬間將他的身形壓低，緊接著一道破空聲從他的頭頂削過，一把厚重的長刀咚一聲插進牆裡，刀刃飛過的軌跡正與Efialtis前半秒頭顱所在的位置重疊。

高大的光頭男從轉角處站了出來，轉了轉自己剛拋出長刀的臂膀。

「喔，」光頭男笑了聲道：「你救下這一個了，小妞。」

Kerwin的無人機立刻瞄準了光頭男，然而Lucile卻伸出一隻手，制止了他。

「你們走吧，」Lucile道：「我來對付這個。」

Efialtis意識到了她想做什麼，當下就想勸阻：「妳……」

「我等這一天已經等得夠久了，」Lucile目光緊盯著光頭男，頭也不轉道：「去吧。」

Kerwin上前拍了下他的肩膀，示意他時間緊迫。Efialtis又糾結著看了看Lucile，無論是什麼立場，他都沒有資格再繼續攔下去，最後也只能妥協。光頭男沒有擋著他們，只是笑著任兩人從身旁經過，在擦身而過時，Efialtis瞥見了光頭男脖子上的紅色疹斑。

即將走遠前，Lucile忽然叫住了Kerwin。

「獵豹，」她說：「如果我是你，我當時也會做一樣的事。」

Kerwin的腳步頓了頓，沒回頭。Lucile不打算再對這句話解釋什麼，看了眼他們離去的背影，丟下手裡的步槍，再走到插在牆裡的長刀邊上，把刀抽了出來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她問。

光頭男挑了挑眉毛，回道：「Angus。」

「OK, Angus,」Lucile將閃著寒光的刀尖指向光頭男，上前一步：「下地獄去吧，賤人。」

走道的盡頭是個並不算寬敞的方形空間，冷光從頭頂打下來，照亮牆壁內嵌著的銀灰色金屬門。Efialtis停在這扇門前，在一旁的牆壁摸索，憑著記憶找到翻蓋，再往屏幕下方一摸，上頭的電子鍵盤就浮現了出來。

Efialtis朝密碼鎖輸入早已倒背如流的那串數字，然而按下確認鍵時，屏幕上卻出現了密碼錯誤的提示。

他愣了下，又重新按了一次密碼，仍然是同樣的紅色錯誤警告標誌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他聲音有點發抖：「密碼被更改了？」

只要再輸入錯誤一次，這個區域就會強制進入警戒模式，施放毒氣殺死門外所有的生物。他有些感覺不到自己的雙手，Kerwin此時湊了過來，端詳了一會電子面板，手指在一旁的藍色菱形圖示上碰了一下。

電子界面跳出了一個形似人眼的藍色標示，Efialtis看著Kerwin將自己的臉湊到屏幕上方的銀色鏡頭前，接著人眼標示就響起了小小的電子音，轉成了允許通行的綠色。

Efialtis目瞪口呆地看著金屬門朝兩側開啟，而Kerwin似乎完全沒有感到意外，逕自走進了病房。

房間內的溫度比外頭的走廊溫暖一些，地板與牆面是純白的，四周擺設卻不顯得冰冷無機質，反倒是充盈著有人在這裡生活的氣息。Efialtis的目光立即就被窩在沙發上的那個男孩吸引了。

男孩似乎正熟睡著，身上蓋著柔軟的毛毯，頸部枕在米色的抱枕裡。他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有人進入病房，Efialtis走過去，蹲在沙發前，注視著男孩蒼白的面容。

這個過去素未謀面的孩子，今日將會與他一同埋葬在這裡。

預定的時間所剩無幾，Efialtis輕輕地掀開毛毯，將手穿過男孩的頸下，想將他從沙發上抱起來，而男孩卻在這時睜開了眼睛。

Efialtis與他四目相對，頓悟了當時Royce博士說得「眼睛顏色與常人不同」是什麼意思。男孩的眼睛是極淺的冰藍色，或幾乎能夠稱之為銀色，在房間內白光的映射下，難以往定義這雙虹膜真正的色彩，如同鏡子或是水面。

他一時間看楞了神。這個與Razon Royce的臉孔有六成相似的男孩，回望著他，對唐突出現的陌生人並沒有表現出警戒，只有困惑。

「你是誰？」男孩用剛睡醒的嗓音細聲道：「我沒有見過你。」

Efialtis說不出話來。男孩透徹的雙眼如鏡面般清晰地映出他的臉孔。

「Efialtis。」一旁傳來Kerwin的聲音。

他轉過頭。Kerwin的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平靜道：「Royce在鬥獸場裡，並沒有對你說實話。」

Efialtis不解地看著他，他不想要Kerwin繼續說下去。

「能夠觸發地堡自毀的人，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只有兩個。我是這孩子的實驗複製體，我也擁有與系統匹配的虹膜。」

Kerwin曲下膝，半跪在他身前，與他平視。他眼裡映照出閃爍的銀色光彩。「我想對你說一個願望，Efialtis。我想要救你。我想要救這個孩子。」

接下來好幾秒內，Efialtis的腦袋一片空白，等到意識終於願意面對這些話的意涵，他的聲音便開始發抖：「不，這不是……」

他捏住了沙發邊緣的布料，感覺指尖寒冷如冰。Kerwin伸出手，輕按著他的臉側，將兩人之間的距離貼近。直到他們的額頭靠在了一起。

Kerwin低聲道：「我們來玩一個遊戲。」

Efialtis屏住了呼吸，Kerwin用溫熱的手心握住他顫抖的手，閉上眼睛。

他再次來到了馬路中央。

周遭的人流來來往往，腳步雜沓。Efialtis想要在這個圖景裡找到Kerwin的身影，然而當他試著向前移動，那些人們便不再避著他行走，不斷地有路人與他擦肩或相撞，使他寸步難行。

這些人身材各異，然而五官全都糊在一塊，無法辨識臉孔，從皮膚到衣著都灰暗無色，幾乎與四周的建築和道路融為一體。

Efialtis被人流擠得喘不過氣，他努力抬起頭，仍舊焦急地試圖向前行走，這時他忽然感覺到，有什麼毛茸茸的觸感環住了他的手掌。

Efialtis低下頭，就見一條紅棕與米白相間的條紋長尾巴，正繞著自己的手，將他往馬路的另一端帶去。人群散開來，Efialtis看見了那隻在城市中無比顯眼的赤紅色獵豹。他體毛的深色斑塊部份，比以往在書籍上看見的個體照片還要多，相當特別，直線的紋路勾勒出他線條流暢的背脊。

人群開始紛紛避著他們行動。這頭獵豹領著Efialtis不緊不慢地前行，拐過幾個街道，腳爪在柏油路上抓出細小的腳步聲。直到他們走至馬路盡頭，城市的邊緣。

Efialtis看著眼前廣闊無際的天空與地平線，心中的震撼難以言喻。

他腳踩的這座灰色城市，居然是一座漂浮的島嶼，凌空於一望無際的琥珀色大草原之上，與空中稀疏的雲朵同高。

獵豹鬆開了他的手，走向延伸至底後截斷的馬路邊界，安靜地在Kerwin腳邊坐下了。

Efialtis靠近Kerwin，在他幾步遠的地方停下，腦中浮現一個令他後背發涼的念頭。

「你該不會要讓我……」

「不，我沒有要你推我下去。」Kerwin否定了他的猜想，低頭看著自己赤色的精神體，「那一晚以後，我想了很久，你究竟為什麼不問我選了硬幣的哪一面？」

Efialtis愣了一下，意識到他說得是兩人首次見面的那個晚上。

「如果我騙了你呢？如果我為了保護自己而傷害你呢？你也能這樣心甘情願地往下墜嗎？但是，後來我想通了，你這麼做的原因，並不是出自信任，而是這是你的選擇。無關人選，無關過程，你早就決定了最後的選擇，所以你才不在乎我究竟有沒有欺騙你。無論事實是什麼，你都會選擇對自己殘忍的善良。」

Kerwin抬起臉，直視他的眼睛，「看著你，我總是忍不住不解，你究竟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成長的一個聖人？然而現在我已經知道了。你不是一個聖人，你不過就是一個傻子罷了。我曾經沒辦法想像，在這樣荒謬的世界裡，竟然還會有像你這種天真愚蠢的傻子存在。」

Kerwin說完這句話，又移下視線沉默了片刻，才繼續道：「遊戲規則很簡單。」

他從手腕上解下了一條鮮紅色的緞帶，走到Efialtis面前，側身看向坐在島嶼邊界的獵豹。

「你只要追上他，並且將緞帶繫上他的脖子，你便能在遊戲裡獲勝。只要你贏了遊戲，我就會留下來，回到地面上。而如果你沒能將緞帶繫上，那麼他就會從這裡往下躍。」

Efialtis覺得舌頭幾乎已經不是自己的：「你要將你生死的選擇權交給我嗎？」

Kerwin轉過臉，他在精神領域裡的雙眼沒有泛著銀光，而是純淨明亮的琥珀色。他拉起Efialtis的手，將緞帶放進他手裡。

「你有這個資格，Efialtis。如果你想要抓住他，他會讓你追上的。」

Efialtis低頭看向那條紅色絲帶，絲帶輕如羽毛，幾乎感受不到手裡的重量。Efialtis想再說些什麼，然而當他再次抬起頭，Kerwin就已經消失了。

Efialtis左顧右盼，呼喊Kerwin的名字，想要在邊界中找到他。然而無論他如何大喊、慌張地尋找，都沒有再看見他的身影。

巨大的無力感幾乎要將他擊潰，捏緊了緞帶的手指隱隱作疼。然後，Efialtis看向了那頭始終一動不動坐在邊緣的獵豹，朝他走了過去。

獵豹沒有起身，沒有逃跑，只是看著。然而在Efialtis踏出了好幾步以後，很快地發現，他們之間的距離完全沒有縮減。

他加快了步伐，大步地前行，最後奔跑起來，然而獵豹依然坐在那裡，與他維持著不變的距離。他身旁開始湧現了大量人流，與他擦身而過，所有人都義無反顧地朝島嶼邊緣走去，從獵豹身後兩側的懸崖墜落近天空裡，那道景象，就猶如源源不絕奔流淌下的瀑布。

Efialtis跪在人流中心，他累得雙腿痠疼，絕望使他的視線模糊，淚水滴落他的指縫之中。他不懂是哪個部分出了差錯，明明近在咫尺，然而Efialtis似乎永遠也無法以自己的步伐靠近他。無論如何努力地伸出手，他仍然待在自己無法觸及的懸崖邊際。

他在周身洶湧的腳步之中，竟然聽見了小小的腳爪碰地聲，接著便感覺額頭一片毛茸柔細的處感。紅色的獵豹主動靠了過來，用頰毛與柔軟的耳朵蹭過他的臉，接著在Efialtis面前垂下頭，順從地露出他的頸部。

Efialtis機械式地抬起手，撫過獵豹覆蓋絨毛的脖子。絲帶垂在他的指間，接下來只需要將絲帶繫上，這一切便會回到原點了，就像原本所計畫好的那樣。

然而，他替獵豹的脖頸環上絲帶的動作，卻無法再進行下去了。

Efialtis的視線越過人流，看見了島嶼之下壯麗無邊的草原與天際，只有灰與白的眾人彷彿不曾恐懼般地投入天空。他從心底湧升了一種感覺，感覺這座島嶼之下，勢必才是真正屬於他的地方。就像鯨魚屬於大海，就像獵豹屬於原野。

細微的脈搏在他的手心之下躍動，獵豹在他終究放下手時抬起了臉，用濕涼的鼻頭碰了碰他的額間。然後，獵豹轉身離開，走向懸崖。

他像雪地一樣純白的尾尖，停留在Efialtis的視野中心。

直到景色消融。

當他再次感受到現實回到意識時，Kerwin的溫度已經離開了。

他看見Kerwin站在已然敞開的內門前方，注視著自己。在這道門之後，便是能夠觸發最後自毀裝置的控制室了。

「你帶著他離開吧。」Kerwin看了眼那個男孩，道：「在我準備好以後，我會給你們信號。」

Efialtis有好段時間說不出話，直到病房的大門外響起了腳步聲。

Lucile出現在門口，她的傷痕遍布全身，一顆眼睛已經瞎了，眼窩處正往下滴血，手臂也少了一隻。Efialtis看著她的模樣，腦子嗡嗡作響。

她既然能夠活著出現在這裡，想必是在戰鬥裡取得了勝利。她早已聽見了Kerwin與他的對話，嘶啞地哼笑一聲：「你就放心吧，娘炮。我會代替你在地獄的路上陪著他。」

「妳……」

「你走吧。」她說：「這是他的選擇，也是我的。說再多的話就太肉麻了。」

Lucile走向Kerwin，站在他的身旁。男孩一直安靜地看著他們，就像從來不知威脅為何物似的，在Efialtis將他從沙發上抱起時，也不見他有一絲抵抗。他只是有些困惑地環抱這人的肩膀。

Efialtis帶著男孩，離開了病房。在經過轉角時，看見了被長刀給插穿頭顱，釘在牆壁上的光頭男。

Efialtis沒有再回頭。

部隊撤離地堡以後，立即收到了從極深的地底傳來的電波信號。在堡壘轟然塌陷時，整片雪域都在動盪，似乎連遠處的海面都被震撼出道道波瀾。

隊長在直升機上激動地握住Efialtis的手，和他訴說大難不死後的緣分。然而這些過程，對他來說全都有如幻境一般，一直到了小隊返回總部的飛機，在平穩無聲的機艙之中，Efialtis接收到了身旁緊張的情緒。

負面情緒的波動使他恍若隔世，他轉過頭，看著坐在自己隔壁的男孩。

男孩的頭髮是近乎純白的淺金。他的母親也有與他相同的髮色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即使已經知道答案了，Efialtis仍舊這麼問他。男孩緩緩抬起眼，回道：

「Ryder Royce。」

聽見這個姓氏，Efialtis的指尖還是止不住抖了一下。他看著眼前這個男孩，心中的感受極為紊亂。

太像了。

他的臉孔，實在與Razon Royce太過相像了。

不堪入目的回憶與血緣的重量壓得他喘不過氣。Efialtis想著，自己應該是要恨他的。若不是Royce，Kerwin現在便還活著。Lucile還會活著，Vera還會活著。

一個溫度覆蓋上了他手背。Ryder的聲音裡滿是不安：

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

確實應該是要恨他的。然而Efialtis回握了他的手，看進男孩如水面般透徹的藍眼睛。

「一個安全的地方。」Efialtis回道。

「一個你能夠受到保護的地方。」

他給了男孩一個輕柔而安撫的擁抱。

---END

(尾聲)

飛機降落在IRID總公司的停機坪，Efialtis正解開安全帶，打算起身，機艙突然從外走進了好幾個人。

那些臉戴面罩、身穿白褂的人一來便將Ryder從座位上抓起來，銬上對哨兵專用的手銬，Ryder一臉茫然地任由他們動作，Efialtis馬上跳了起來，連忙道：

「等等，這是怎麼回……」

他的聲音在看見隨之到來的人以後瞬間蒸發了。

那人身穿挺拔的精緻西裝，一頭柔順長髮被整齊優雅地綁在腦後。他熟悉的臉上面無表情，只是隨意地瞥了男孩一眼，便朝那些人下令道：

「帶走吧。」

身穿白褂的人們立即帶著Ryder離開機艙。而Vic Vincen看向錯愕的Efialtis，朝他道：

「你做得很好，至今為止辛苦你了。接下來Ryder Royce將會由管理部接管，你可以休息了。」

他說完就轉身要走，Efialtis此時才反應過來，立刻就要去攔下他。而當Efialtis的碰到Vic的上臂，Vic就立即將手抽了回去，後退一步，像是在與對方劃開距離。

Vic冷冷地盯著他。

「你何不先把身上的野狗氣味洗乾淨，讓我們能好好地坐下討論這件事情呢。」他像是拂掉灰塵般拍了拍自己剛被觸碰的肩膀，朝Efialtis露出一個毫無感情的笑容。

「哥哥。」

---TBC

